

信讓爲事不以爭競爲心區域雖殊覆育寧
別贊普天資仁德好生惡殺與朕同心重修
舊好會蕃漢將相告天地神祇約誓之言至
嚴至重大信一立義無改移所請奉天盟書
勒於清水碑石審詳事理頗甚乖違往歲賊
臣稱兵竊據城關尚結贊志惟嫉惡義在救
災頻獻表章請收京邑朕以宗廟社稷悉在
上都但平寇戎豈惜訓賞遂許四鎮之地以
荅收京之功旋屬炎蒸又多疾疫大蕃兵馬
便自抽歸既未至京有乖始望奉天盟約豈

合更論朕欲苟循彼情便令鐫刻則是非紛
實信不由衷欺天罔神莫大於此凡曰通好
貴於推誠將垂百代之名豈顧一時之利但
以事之去就湏定是非若不辨明便成姑息
親隣之義豈所宜然故遣使臣與卿詳議卿
是大蕃輔佐必當智識通明事理昭然不足
疑惑儻有他見宜具奏聞審細研窮湏歸至
當所論先許每年與贊普綵絹一萬匹段者
本來立約亦爲收京然於舅甥之情此乃甚
爲小事二國和好即同一家此有所湏便當

不恡彼有所要此固合供以有均無蓋是常
理贊普若須繒帛朕即隨要支分多少之間
豈拘定限假使踰於萬疋亦當稱彼所求朕
之所重者信誠所輕者財利思與率土同臻
大和想卿深體至公務存大義安人保境垂
美無窮勉思冷圖以副朕意今遣倉部郎中
兼侍御史趙聿與來使同往書中意有不盡
並令趙聿口宣尚結贊論莽羅等嘗總師徒
遠來赴難功雖未就義則可嘉其所領將士
等朕先許與賜物一萬匹段並七排比許卿

所商量指定此使却回即於遣往今各賜卿
少物至宜領之

賜吐蕃宰相尚結贊書

勅尚結贊卿天資材術作輔大蕃識通古今
志奉忠信義聲著積遠近流傳比聞入典樞
衡近知還總戎務二國所定和好首末是卿
商量得卿却來深以為慰昨者邊軍狀奏彼
國兵馬踰越封疆朕以畫界立盟先有定分
贊普素敦仁義卿又特稟純誠背約侵漁必
無此理但勅邊城自備不令輒動干戈若使

効尤恐成交惡初疑界首遊奕少有乖宜不
謂大發師徒漸加侵軼興兵動衆必合有各
蕃軍此行未測其故朕自嗣膺寶位即興贊
晉通和敦以舅甥結爲隣援懲戰爭之弊知
禮讓之風彼此大同務安衆庶乃於境上建
立壇場契約至明誓詞至重告于皇天后土
諸物百神有渝此盟殃及其國朕敬奉誠納
分毫不移信使交懽歲時無絕碑文具在可
以明徵豈有一事不行一言不言頃令趙聿
專往近方從彼却回兼聞彼蕃使同來至今

獨在道路卿所論奏朕並未知待詳事由乃
可商議旣稱和好理絕相疑未合輕舉甲兵
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心焉如遺天地神明豈
其可罔卿智識明達朕所深知頃年猶舉義
師救此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專
遣使見卿欲得審知來意竚聞還奏以副所
懷趙聿及蕃使合到待覽表中意旨續即商
量報卿卿涉遠而來當其勞頓今賜卿某物
至宜領之秋冷卿比平安好將士並存問之

賜尚結贊第二書

趙聿及論拱熱等至得卿表奏具見懇誠省覽言辭即稱和好及覩事跡唯務侵凌矛楯若斯將何取信審察書中之意蓋求四鎮北庭如此事宜足得商議旣言通好理絕相疑未合輕舉甲兵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祇豈其可罔又聞放縱兵馬蹂踐禾苗邊境之人大遭驅掠在此未爲深損於彼殊非遠謀卿之用心何乃至是國家利害計須久長和好之道旣虧仁義之風何在卿智識明悟朕所深知頃年猶發義師救此災

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名故遣使見卿欲得審知來意必若守誓務在同和即收斂兵車速歸本界所掠百姓一切放回然後可表卿直心信卿來奏續即遣使與論拱熱同往諸事並有商量交歡必令得所或密懷他意將欲別謀彼雖未說實情此亦略爲准擬但緣誓約本重朕意不欲先違以此勤勤合有相問侍聞來奏以副朕懷

賜尚結贊第三書

勅尚結贊蕃使論拱熱等與趙聿同列卿所

陳奏朕具悉之誠意勤勤志敦和好上以成
舅甥之義次以結隣援之歡外以彰禮讓之
風內以息戰爭之患兼此數事昔賢所難非
卿材越等倫識通今古豈能匡輔大國弘宣
遠圖施美利於當時傳盛名於不朽眷懷明
略歎尚良多然以贊普來書務於叶睦卿之
所奏亦貴通和初覽其言實嘉德義及觀其
事頗訝乖違以卿賢明朕所信重棄義踰約
計必不然未測事由因何至此頃年所定和
好言約頗謂分明至如四鎮北庭元不割與

番國及朱泚勃逆作亂上都卿仗義興師請
收京邑遂許四鎮北庭之地將以報荅成功
旋屬炎蒸蕃軍便退奉天之約豈可更論事
甚分明固無疑惑凡言結好所貴和同通體
商量有何不可大蕃必若要四鎮北庭之地
即合直以情言彼但說其誠心此亦自有分
義豈假曲徵前事廣起異端仍發師徒務張
威勢蕃使猶未至此蕃軍早已越疆或稱欲
自赴朝或云更定言誓既虧盟約且失禮儀
言與事乖將何取信夫人君立國必不徒然

惟漢與蕃各受天命勝負固有定分強弱寧由力爭卿欲以衆相侵以威相脅謂天地可罔謂盟誓可渝即當肆意所爲不必更論和好儻欲守其前約敦以親隣去就之間固宜有禮遣使來往足得商量張皇師徒是何道理和好者禮義之事甲兵者爭奪之由二端懸殊理不並用今欲以用兵之勢定和好之辭事必不成縱成何益卿識見通敏器宇沉詳如此事宜不言可悉未知來意竟擬如何且首末論和是卿商議清水會盟之日卿又

親發誓辭將期去殺好生修文偃武永安兆庶垂法子孫天下稱嗟以爲盛美未經數歲遽有變移非獨見諂於四方亦將取笑於千古以此思度甚欲通和彼雖小以侵陵朕亦未即交惡故遣某官與卿更審籌量卿若必務同和更無他意即宜便歸本界遣使具述本情所須四鎮北庭朕當自有推議如或託稱繼好志在別圖依前縱兵不即歸國惟利是視亦識彼懷和與不和於茲決定書中事有不盡並令某官某口宣宜令速回野望來

奏所獻方物深表遠誠今賜卿某物至可領也秋冷比平安好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



陸宣公奏議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一

奏草卷第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論閔中事宜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寧奉宣進旨緣兩河寇賊未平珍
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鄉識右知今合有良
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
狹幸因乏使簪組昇朝荐承過恩文學入侍
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
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尚

是以循循默默口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
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
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
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舍已從
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
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
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
不能自止故也况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
聖主開懷訪納之時每昔人逆鱗顛沛之患
儻又上探微旨慮匪忱聞傍懼貴臣將為沮

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
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
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
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
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
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有微臣獨荷容納之
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
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
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
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

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
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
窺其意是敢承認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剋敵
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
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
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
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
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
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
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

遭註誤內苦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
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
也況其餘衆蓋岳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
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
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
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千苗格豈獨虛言假
使四五兇渠俱直巢鷁之性其下同惡復有
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闡茸下品其志好
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踔距踴
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

御衆使人則例皆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
偷安之伍非有英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
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
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
持父師老費財加筭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
於閩濮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
道路杼軸已甚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尚曰財
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
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
之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

知實所深惑遂乃過爲臆度輒肆討論以爲
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取將之方在乎操
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
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人以陛下効其明聖羣帥
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
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
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始
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爲唇齒陛下特詔馬
燧委之專征抱貞李芄聲勢相援于時士吏
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

功邀利之譽故能累摧堅陳深抵窮巢元惡
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尅敵
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
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旣敗力屈勢窮且皆離
心莫有回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
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旣而大軍遂駐遺
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再稔
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
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
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備

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
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
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
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
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
自昔必然之効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
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
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
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
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

顛瘁而根柢蹙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
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
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爲之
行賫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
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
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誠
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
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
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
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

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
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
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
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辯攻守之
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
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
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
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
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即而撫之
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

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
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於
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為猖狂出師事
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違惑內外防虞所以
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
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腹
雖欲放肆亦何能為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
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
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
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

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戢兵且未劔東
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
汝洛榮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
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
練卒也悉此疆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
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
餘各懷顧瞻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
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
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
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為繼援累

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又思自效但恐
本非素習今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
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
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
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芄還鎮爲
東都之援汝洛旣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
救不足罷閑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
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
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
旣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

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
羣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
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
初唯馬燧抱真李芄三帥而已以攻必尅以
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
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
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
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
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
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

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
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疆者也尋
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
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
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
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
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
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真馬燧
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
明矣留之則彼為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
危為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
之謹奏

論關中事宜狀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
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
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
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
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
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
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

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
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
重則輕移諸已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
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
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
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
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
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
持之勢今又以爲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
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

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
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
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回又聞理天下
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
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
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
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
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即不悖處則
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爲
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

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乂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疆土之意以忘緣邊之備

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爲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峭函失險外侵則泝渭爲戎于斯之時期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竄此又非常之幸

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祐
深矣故示大儆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玄
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
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
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筭愚臣未達敢獻
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邦懲艾往事稍益禁衛
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
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
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彊又徵諸道戍兵
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

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躬膺寶位威懾殊
鄰蠢茲昆夷猶肆毒螫舉國來寇志吞崑梁
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
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
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
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
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
已來絕無虜使其為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
蕃實和迴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
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

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
臣唱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
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禦之側聞
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
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為無
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
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為凶器戰
為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為此也
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為存化小
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

近事甚明足以為鑒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
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
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
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
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
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
矣而患竟不夷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
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
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
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

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
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
之效其於爲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爲宗
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
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爲之輟邊
軍缺環衛虛內殿之馬場武庫之兵占將家
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
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空室廬貸商賈傾司
府之幣設請權之科閔稅之聞徵發已甚宮
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有帥之中又如朱滔

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
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
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
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
言爲諱中王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
儻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
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
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即
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
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

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
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疆則外
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
之在閩中者與藉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閩
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閩中者與
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
者先拔其本弃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
以柄議制置則疆幹弱校之術反語緩懷則
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
庸儒竊爲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

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効其狂鄙以
備採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微誠過聽愚計
使李荒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
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
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
眞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
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
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蜀具言京輦
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卹
勤懷遠理合優答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

摧酒抽貫食商黜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
則莫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
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
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
本整焚無易於此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一

唐陸宣公在木卷第十二

奏草卷第一

論叙遷幸之由狀

奉天奏當今所切務狀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論叙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叙說涇原叛卒驚馬犯
宮闕及初行幸之事因自剋責辭旨過深臣
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
有所見以為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陛
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

摧酒抽貫食商黜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
則莫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
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
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
本整焚無易於此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二

奏草卷第一

論叙遷幸之由狀

奉天奏當今所切務狀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論叙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叙說涇原叛卒驚馬犯
宮闕及初行幸之事因自剋責辭旨過深臣
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
有所見以為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陛
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

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
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
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
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環請
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
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
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胡羯稱
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
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
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
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
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
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
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
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
配不足於是權筭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
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
於徵呼膏血竭於筮榷市井愁苦室家怨咨
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
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

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
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
馬薄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勲貴
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
甘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
必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
以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傷貴位崇
熱孰不解屈胆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
大主咸輸屋稅禪殿夫婦畢筭緡錢貴而不
允優近而不見異其無憤感又甚諸方誅求

轉繁庶類恐懼與後無已羣情動搖朝野
然而京邑閑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
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
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
疑似之間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
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
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
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
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
白晝犯闕重門無結早之禦環衛無誰何之

人自古禍變之興未可知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豈徒三與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筮祕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

天降災祥在德又曰一善忱命靡常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者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且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仲尼以為祐者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

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為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為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准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

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頻刑
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
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
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
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筭術皆曉占
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闕天命伏惟陛下
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貼危
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
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
撓進取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

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
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
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
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救慎
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
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剋勵而謹脩之當至
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
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
已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儉佞而親忠
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

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
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
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
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
安得捨而不為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
感神明動天地朝旌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
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
下不寧昔太公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
王了日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丕圖
每之利權由已列
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修蔑有不濟至如夏
北羣孽荏苒逋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
玄保佑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
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答
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
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
平豈止盪滌妖氣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
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
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
或有取焉謹奏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
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
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
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
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
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
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
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
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
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
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
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
也然尚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
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
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
在斂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
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
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
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

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
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
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
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
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
禍亂拯阽危恤黎烝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
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已所難
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
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
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陪又患

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
誠不外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
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
際真偽雜糅於其間乘怨蹀躞騰謗藉藉欲
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
含弘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
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
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
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為
此懔懔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叅之日陛

下特加延揖親與敘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
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
務之除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
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
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
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
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
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
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
片善採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且之乃摠
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
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
化疑梗爲訢合易怨謗爲謳歌浹辰之間可
使丕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
轉圓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
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
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
無足觀採捨棄非遙謹奏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念宗廟

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
詢微臣臣雖鄙懦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已之
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
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
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至之分也前奉詔
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
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
獻荅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
宸旨以爲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
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悽血誠敢願披瀝

頻頻黷冒豈不慙惶若犬馬感恩思效之心
矐矐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
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
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
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
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
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
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
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
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

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
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
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清不交
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
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
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
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
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
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
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
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
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
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
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
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
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
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
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
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

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于衆捨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害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包魚然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取過也考得失於

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
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
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于周
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
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為異迹然失衆必敗得
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
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
成多同於善則功多其同於惡則禍甚善惡
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
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復為

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文
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
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俾日月英略施於
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
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
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為慮夙興聽理日昃
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
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待臣
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諭往古成敗或問人
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

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導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憇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

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兼類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聰明不達玄宗躬定人難手振宏綱開懷納

忠剋已從諫尊用舊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
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
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
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
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則
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為樂有深謀遠慮者謂
之巧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
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
頌美為奉職法吏以識旨為當官司府以厚
斂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為閭望外寵持竊國
之勢內寵擅迴天之誣禍機熾然酸酸滋甚
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
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
盜一興至今為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
安憚忠體之佛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
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
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
輟食廢寢洞啓誠腑推心與人豁披肯襟忘
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
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

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
大務因循而重作爲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
人奏事亦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
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諫雖未從
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
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略
雄圖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
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曰久浚恒
不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
辨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

君務以理而下防諂諛大臣將納忠又上慮欺
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
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
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詰問羣臣跼蹐趨退亦
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
何由白通雖復例對使臣列延宰輔旣殊師
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
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
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
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

以今日之所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
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
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
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以於得衆殆於失人
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
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
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
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
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
問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
及庸鄙敢緣斯議輒以獻聞自爾已來反覆
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
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某惶怖
死罪謹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二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三 奏草卷第三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重論尊號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
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
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
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三 奏草卷第三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重論尊號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
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
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
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

受讒譖出外即謾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
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
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
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
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
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
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
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
多取次對人亦不是應於接納卿宜深悉此
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已容俯矜狂愚仍賜將大
論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
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
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
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旣免罪戾
又蒙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
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
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
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膺眷特深縷宣密
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
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

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
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
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
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
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
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
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
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
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循誠於中然後
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

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
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
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
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
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
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
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
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
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
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